

因为拆迁纠纷,29岁的贾敬龙在2015年大年初一那天用射钉枪杀死了村支书何建华。2016年10月18日,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。在死刑执行之前,中国学界和法律界有人公开表示,考虑到贾敬龙案的起因和“有自首的准备”,该案具有法定从轻的理由,因而呼吁刀下留人。

贾敬龙杀人案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被议论纷纷,为了不听见人们的闲言碎语,王香兰在石家庄市市区找了份做保洁的工作,每天早出晚归。作为贾敬龙的母亲,她唯有一声叹息,“不为这,孩子都结婚了,我都抱上孙子了。”

拆迁协议签过了

1992年5月,何义辰被调到北高营村当村支书时,他面对的是一贫如洗的村政府,以及几十万元的外债。之后,村委会在村西北角引进开发商建立“山水家园”小区,并在村西头租赁土地、路边招商,陆续还清了债务。

2009年夏天,村委会换届,何建华被选举为北高营村村支书和村主任。恰逢前一年石家庄市出台《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和2008年迈大步实施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推行,新上任的村委会响应城中村改造计划,在2009年11月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向村民宣布了全村进行旧村改造的决定,同时召开了拆迁大会。

当时公布的方案显示,无论老房子新旧,好坏,一律每户白给200平方米的回迁房,再允许以1000元左右的价钱购买100平方米的平价房。有二层、三层楼的住户,经评估后村委会会补偿额外的评估费,一次性结清。如果有人不按上述条件签订拆迁协议,村委会将对其停水停电,并停止发放养老金以及村里每年中秋和春节发放的50斤面、20斤米和10斤油。

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算是北高营村里比较有生意头脑的人。早些年他买了机器,和妻子王香兰做起了轧花生油、磨面的小生意。磨一斤面挣2分钱加工费,轧油费事,一斤能挣1毛2。一直以来,生意还算很红火。多年下来,贾同庆攒够十多万块钱,盖起了三层楼房。当时村里共有不到500户人家,只有70来户盖了楼房,他们家就是其中一个。

在拆迁方案公布的时候,贾同庆的新房子刚盖好两年,对比同村其他人的旧平房,这样的补偿条款在他看来极不公平。同样不满意的村民还有不少。60多岁的张贞玉在拆迁大会上连续反对了三天。他认为,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赔偿安置费、搬迁费和评估费,村委会的赔偿不合理。但是在三天之后投票时,超过一半的村民同意拆迁方案,他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。

村委会换届之后,何义辰担任那届北高营村副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,当时的拆迁方案已得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同意,区长、区委书记还参加了村里的拆迁启动大会。

贾同庆一家没有当“顺民”,坚持不签拆迁协议,儿子贾敬龙更是执意想把二楼作为自己的婚房。如此这般,村委会便按照公告停了他家的水电,并停发王香兰和贾同庆的母亲的养老金。

村民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满溢于言表。村里不少老人是看着何建华长大的,他们看着“打砸偷抢,多次进劳教所”的他入了党;再后来,竞选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。79岁的贾发义说,当时何建华曾亲口对他说,自己的党员身份是“花了6万块钱买的”。

贾敬龙案和回不去的北高营

就在这个当口,村支书何建华的一个承诺让这场拉锯出现了转折。在副村支书何义辰多次做工作的过程中,贾同庆告诉他,孩子希望能在旧房子里结婚,等到新房子装修好可以搬进去了,再拆老房子。

何建华得知这个要求以后,带着另一位村干部张树明找到贾同庆,表示同意他们的意愿。除此之外,何还口头承诺,如果贾同庆签订拆迁协议,可以让其女儿再买一套平价房。当时,北高营村平价房的价格最高也不过每平方米1400元,这个条件显然让贾同庆动了心。在经过一番左思右想以后,2010年11月10日中午,贾同庆请了何建华和张树明来自己家吃饭。当天下午,他便到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。

执拗的“婚房计划”

贾同庆除了事前跟妻子提过要签协议的事,子女并不知道父亲的打算。后来,贾敬龙很快就得知了消息,在老房子里跟父母大吵了一架。王香兰记得,当时儿子对着他们哭闹,嫌他们跟村委会签了字,并嚷着“这个房子就不能拆,给这么点儿(钱)”“不签协议他们敢拆我们的房吗?”

在贾同庆看来,他的这个儿子“挺个性”。自此以后,贾敬龙不再和父母讲话,也从家里搬了出来,住进村北自家耕地的鸡房里,甚至连女朋友吕丹丹也不再带回家。为了有地方住,他竟然用自己的积蓄将鸡房改造成几个房间。

但贾敬龙还是偶尔会回老房子,为的是装修婚房。2010年,双方父母已经见面订了亲,婚期定在2013年5月25日,这天也是贾同庆的生日。虽然女方家人劝过贾敬龙在新房子里结婚,但是他执意要在老房子的二楼。贾同庆也主动跟儿子提到,可以在村里分的两套房里随便挑一套结婚用,可是“他就是不要,说不清怎么回事”。

村里来了拆迁队

之后发生的事是贾敬龙没有料想到的。2013年1月27日前后,村委会经过验收认为旧房符合拆迁条件的,会分批次对村民出具拆迁验收证明,这个证明并不需要村民本人签字。

2013年5月4日和7日凌晨,两次有人去把贾家的玻璃窗砸碎。5月7日下午5点左右,姐姐贾敬媛便接到弟弟贾敬龙的电话,说他们在拆了。当时,王会勇恰逢来北高营村探望姑姑王香兰,听到消息以后便和挺着大肚子的贾敬媛和姑姑一起赶了过去。他们到旧房前,看到贾敬龙杵在二楼,一台钩机已经开始拆屋子的东墙,楼下一群外村人朝楼上扔砖头。王会勇拿出手机录像,但很快被发现,几个人跑过去抢下他的手机,用东西砸坏,并殴打了王会勇。

随后贾同庆也赶到了,他看着现场一片混乱,便对那些打架的人喊,“我是他(贾敬龙)父亲!”随后,有人在背后拧住贾同庆的一个胳膊,让他对着儿子复述自己的话——“你还认我这个爸爸吗?”“你要是认,你就下来!”

贾同庆个头不高,对方又人多势众,他早已放弃了抵抗,只好一句一句地对着儿子重复别人叫他喊的话,已经坚持很久的贾敬龙只能从搭在外墙的铁梯上爬了下来。贾同庆看到,儿子往地上一坐,一动不动。有三四个人围了上来,每人往他头上砸了块砖头,贾敬龙头破血流。又来了一个人手拿镐头对准贾敬龙的腿要往下砸,贾同庆见势吓得大吼一声——“啊!”那人总算收了手。

据石家庄市公安局指挥部调度中心公布,当天下午,110报警服务台在18点02分和19点49分两次接到同一个号码的报警电话,都是有关贾家老房拆迁的。第一次警察到时,贾敬龙还在

楼上,贾同庆听到警察对着开钩机的人说,“把钥匙拿过来”,警察制止了拆迁。但不知道为何,等警察离开后,钩机又启动了。警察第二次赶到时,将被打后的贾敬龙带走做笔录。之后,钩车就一直没停,直到晚上11点左右,贾家坚持两年多抗拆的楼房,终于被完全拆掉了。

第二天早上,贾敬龙从派出所回到村里,母亲带他去村医院处理了头上的伤口。婚房里的一切都化为废墟,贾敬龙仍然没有和家人多说话,挂着重伤也没在家里住,当天晚上就又独自住进了鸡房。

那天以后,贾敬龙多次前往高营派出所,希望就强拆、被打等讨个说法,但他只是被告知“找村委会解决”。

贾敬媛证实,此后贾敬龙夜夜失眠,疯狂地给未婚妻打电话,“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。”贾敬龙的女朋友吕丹丹曾经多次劝说贾敬龙在新房子结婚,但是贾敬龙就是不改主意,眼看装修好的老房子也被拆了,女方父母最终取消了两家的婚事。

据贾同庆回忆,后来,何建华未经过村民同意,就将村北的几百亩耕地以每亩4万元的低价转卖给一家名叫“必得”的公司,村民们不能再使用这块土地了。从此以后,没了婚房的贾敬龙,也失去了地里的鸡房。他最终不得不重新找地方,在邻近的南高营村租下了一间小平房独自住进去。

村支书倒在春节团拜会上

“我放弃了婚姻、工作,我一度沦丧来到建筑工地,北高营村跑劳务市场的就我一个,我客走他乡,没有办法,没有人给我说法。那么好,我贾敬龙自取说法,我立下誓言,我是怎样被打出北高营的,那就用我同等的方式走回来,公开而且明确,就是我要敬龙弄的你何建华。”贾敬龙

在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是这样说的。

大年三十,贾敬龙没有回家。大年初一早上,贾同庆在村里给亲戚拜年,没有参加村委会举办的团拜会。正在聊天的贾同庆听到有人告诉他,贾敬龙回来过年了,在他们家楼下转了一圈,手上还提着两个袋子。贾同庆在大年初一听说儿子回来,并不觉得奇怪。

没过多久,贾同庆的弟弟贾同忠就急匆匆跑来找他,“你家小子把何建华打死了!”听说儿子杀人之后,王香兰当场就哭了——杀人不是小事,自己的孩子也活不了了。大年初一的中午,在别人都在觥筹交错之时,这位母亲只是呆呆地在旁边坐着。

初一那天的团拜会上,马杏梅正在舞台上跳舞,她突然听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大喊,“快点、快点,咱们书记倒下了。”马杏梅以为何建华因为大冬天穿得少生病了,赶紧从台上跑过去,结果,她看到何建华右脸颧骨处扎着一根银白色的钢钉,六七公分长。她和何建华的前妻以及另一位妇女合力把何建华架起来,当时他面部血流不止。马杏梅不敢相信,就在刚刚,她还为即将上台发言的何建华整了下衣服,鼓励他“好好表现”,转眼人就倒下了。

“看他把我们村弄得这么好,这真是毁了我们村当家的好人。他在世时,我们村的发展势头多大啊,他就是我们村的摇钱树。”马杏梅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仍会忍不住失声痛哭。据多位村民介绍,马杏梅的婆婆是何建华的姑姑,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,马杏梅仍然是村拆迁办的一员。

“世袭”村官

贾敬龙给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自辩词中表示,自己当时是公开作案,并没有任何逃跑的准备,手机里还存有编辑好未群发的自首短信,路上,他给前未婚妻打了电话,这些都能证明他枪杀何建华之后要去的目的地是长丰派出所。

村民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满溢于言表。村里不少老人是看着何建华长大的,他们看着“打砸偷抢,多次进劳教所”的他入了党;再后来,竞选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。79岁的贾发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当时何建华曾亲口对他说,自己的党员身份是“花了6万块钱买的”。其他村民也提及,何建华雇佣外村的社会青年做打手,多位村民曾因为抗拒拆迁被打。

何建华被贾敬龙射杀之后,他的儿子何志辉便当上了北高营村村委主任。坊间纷纷议论这是“村官世袭制”。何志辉今年31岁,毕业于河北经济管理学校,当上村主任的他仍在当初父亲的办公室里办公,除了把桌子挪了位置以外,其他东西都没动,墙上还挂着何建华在任时的照片。

最近,贾敬龙案成为社会热点,许多记者赶到北高营村了解情况,村治保会成员警惕地盯着这群外来的陌生人。经历村里巨变的老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,而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总是站在不远处,看着他们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

2016年11月,北高营村仍有许多房产项目在建设。